

文化资讯

张炜获第六届ACC亚洲文学奖



张炜

本报讯(通讯员 李说)日前,鲁东大学杰出校友、特聘教授,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先生荣获第六届ACC亚洲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ACC亚洲文学奖由韩国国立亚洲文化中心(ACC)创立,每两年一届,双年九月在韩国国立亚洲文化殿堂举行颁奖典礼。它是以亚洲跨区域人文交流为核心的文学奖,关注作家重点作品及整体文学贡献。由独立评委会遴选亚洲各国的创作者,以文学联结不同地域,倾听亚洲多元、复杂的声音。

2026年9月18日,第六届ACC亚洲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张炜先生,评委会授奖理由如下:张炜数十年来持续构筑宏大厚重的文学世界,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以辽阔的乡土叙事,持续追问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反思现代物质文明对大地、人性带来的冲击。在危机重重的时代,他坚持守护故事的力量,以文学的方式提出深刻叩问。其近期作品按照通常的文学分类,很可能被归入生态主义文学。然而真正呈现的,恰恰是越过“主义”这一抽象命名往往预设的干瘪概念框架之后,一种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本身真实而丰厚的面貌。当代读者能够从根本上重新校准,乃至重建自身对于生命方向的感知。作品既保持了一个天生的故事讲述者所特有的鲜活与具体,又将近乎神话般的想象力,化为关于生命与生息的叙事。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已足称卓越。

张炜因事未能亲临现场出席颁奖典礼,他以视频的方式发表了获奖答谢辞。他在答谢辞中说:

今天,国立亚洲文化殿堂迎来一场文学的盛典,其主题旨在探讨文学如何回应时代裂痕,重新构想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团结、共生与人性连接的新形式。感谢本次文化盛典对我的邀请,授予我第六届ACC亚洲文学奖。

我非常珍视这次交流的机会,可惜因事无法亲临现场,与朋友直接畅叙和探讨,十分遗憾。我曾多次来过韩国,每一次,都对这里美丽的山水、对文学和文化界的朋友、对他们杰出的思想与艺术,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愉快的记忆。

我作为一个亚洲的写作者,正深刻感受网络数字时代的兴奋与困窘。

只要踏上这场文化与精神的长旅,只要加入,就会无可回避地接受时下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选择。

数智时代汇集的声音太强大了,它作为一股无可比拟的洪流,正在裹卷和淹没一切。我们真的遭遇了一种空前的力量。但文学家们又分明清晰地认定和相信个体的价值,秉持这样的信念,从事自己的工作。对写作者来说,可能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在潮流之中,也不在潮流之侧,而是在潮流之上的俯视。当然要做到这个太难了。

我文集中最早的作品是1972年的诗作《溪水曲》,至今已有五十四年的写作历史。我仍旧喜欢传统的“笔耕”方式,享受纸与笔的温情,但我也是一个科技迷,是最早“换笔”的一批人,只是放弃得也早。

我作品表达的内容主要源于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半岛:从地图上看,它是一个探向渤海与黄海深处的小小特角,似乎在遥望和问候另一个半岛。世界越来越喧嚣,科技不停地进步,生活却增添了新元素和新问题。

我专心讲述半岛的故事,从时光里获取定力。我信任语言艺术,憧憬诗心。数字技术潮涌的覆盖之下,仍旧是人与自然、人与爱的“老故事”,写作者要保持这种叙述的能力和心情。

当下,是一个更加需要文学的时代。面对一只嚣嚣的震耳欲聋的数智巨兽,驾驭和战胜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独自认可的耐心、兴味盎然的讲述,并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坚持自己的口吻。个人的反抗,顽韧不屈的追求,道德力,都从这里开始。基于如上的认识,我会不断经营和磨洗自己的文字。

再次感谢与会的所有朋友!

流年记

像闲云那样生活

高润武

独处时,自己逛集市,买菜,自己回家烧菜。一个人的独居生活,悠然自得。没有无端苛责,没有精神内耗,随心所欲。

每日清晨,总被窗外的鸟鸣声唤醒。静卧十几分钟,翻身起床,喝杯温水,便出门散步,这是每日的必修课。退休后的日子,时间仿佛卸下了铠甲,不再是日历上红圈标注的截止日,也不是钟表里滴答作响的催促声,倒成了檐下那串风铃,风来则鸣,风静则安。

起初还习惯性地看手机里的日期是星期几,后来渐渐只记得今天是几号,但更关心的是阴历所承载的内涵——单日闲逛李巷集的古玩市场,在不经意的浏览中,去感受那份时光流转;怡园小区早市的海鲜多而新鲜,选择、询价、购入;偶尔坐在摊位后,喝一碗豆腐脑,吃两根油条,便解决了早餐;二六九日东江集的花卉品种齐全,争奇斗艳,每次去都会一边观赏一边选择中意的花卉……这些日子像散落的珠子,被市集的烟火串成生活的项链。

退休前的日子,总为赶点开会,在衣柜里翻找必须穿的正装,为汇报材料的措辞熬到后半夜,为按期完成工作任务在办公室连续加班几个夜晚。那些紧迫,像黄花岗的悬空栈道,脚下是深渊,身旁是峭壁,每一步都得攥紧拳头,却也在登顶时见过云海翻涌的壮阔。如今想来,那段日子是人生的“有为”,正如儒家说的“士不可不弘毅”,可弦绷久了总要松,水满了总得泄。退休便是做减法,把“必须”换成“喜欢”,把“应该”改成“恰好”。

广场的小道成了日常的修行场。春看麦田从青苗蹿成绿浪,再抽出沉甸甸的穗;夏看玉米铆足劲地长,一排排,一行行,如列阵的士兵;秋看银杏叶把地面铺成金毯,风过处簌簌作响;冬看白雪如棉被般覆盖着原野,

雪下的麦苗是来年的希望。近处是晨练的老人打太极,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远处是写字楼里匆匆的身影,像被按了快进键的陀螺。抬头看天,云总在慢慢游,风筝被孩童牵着,在蓝天上写歪歪扭扭的诗。偶尔钻进花木丛,海棠开得热烈,像把胭脂泼在了枝头;牡丹开得雍容,层层叠叠裹着富贵气。累了便找处向阳的石凳,后背晒得暖烘烘的,低头刷几条新闻,看世间百态,不评论,不焦虑,只当看檐下燕来去。

年轻时总爱跟自己较劲,一件事做不完便熬通宵,做不好便辗转反侧。如今倒学会了“明日复明日”——书稿写了半页,搁几天思路或许更清。不再与人争“你对我错”,茶桌上听人高谈阔论,只笑盈盈添茶水。道不同,不妨碍同看一轮月。

家里那把二胡,蒙尘多年,如今擦干净了,闲时便拉几曲。指法生涩,调子也常跑,却自得其乐。铺开宣纸写字,不为临帖,只为墨在纸上晕开的感觉,笔锋转处,心也跟着转,那些浮躁像墨汁沉入水底,渐渐澄明。回老宅时,见墙皮剥落,便买来水泥细细补;见院子荒了,便翻土种上海棠、石榴、牡丹、荷花、月季和玫瑰。

夕阳西沉时,总爱站在窗前看云。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从不向谁邀功,也从不向谁抱怨。《菜根谭》里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原来这便是闲云式的生活——不是躲进深山,而是在烟火里修一颗云水心。

夜色渐浓,二胡声又起,这次拉的是《良宵》。窗外的月光,草坪里的花香,还有楼下孩子们的嬉闹声,都融在琴声里。原来退休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乐章的开始,调子慢了些,却更从容,像云在天上走,不慌不忙,却把影子留在了人间。

诗歌港

青瞳

时光

一捧蓬松的光阴,静卧窗台
慵懒的弧度里,藏着清亮的锋芒

世人唤你青瞳,多好的名字
这双深潭般的眸底
沉着一片无人渡过的思量

时而回眸,接住递来的目光
无言一瞬,便是无声的对谈
时而凝望,视线穿过玻璃
久久望向云天、远树、流动的光

三餐有着落,一室温存
谋生的风霜,落不到你身上
可窗是一道无形的界
安适,亦是绵长的捆绑

偶尔还会忆起,荒草上风的清响
静守这一方暖意
回眸,是安然接纳,还是暗自思量
栖居于此,是幸,亦是一场漫长的守望

大千万物,皆有灵响
凝望静默的你,也照见人世的境况
从来没有全然无憾的时光
凡有栖息的港湾,便有划定的围墙

你安守属于自己的一隅暖意
而人的心魂,该向旷野远行,
去亲历大地的清霜
生命各有选择,各有心底的向往

善待这一双沉静深邃的青瞳
善待世间每一份温热沉默的生命
予生灵以体恤柔肠
便是把柔软,归还本心,还给辽阔万象

告别

任萍

窗外的事物
飞速后退,新颖神秘
动车长鸣,震撼
燃烧了所有人的希望

昨晚的悄悄话
是小宝蘸着新奇,倾诉给月光的
星星也有了入新校的悸动

这里的城市足够大
商场、车站、学校、公路
新宿舍的六楼、陌生人的足迹

她们的懵懂,在六楼扎根
书山从此有路
单薄行囊装着细碎的期盼
微小的身影,风儿也为一颤

阳光总是把时间安排得错落有致
赠予白日,安抚黑夜

来不及告别,便踏上归程
手机屏幕上,一行小字赫然在目
妈咪,照顾好身体
妈咪,我能一起回家吗

不能啊!你还有未来可期
不是我说的
是窗外那抹金色阳光说的